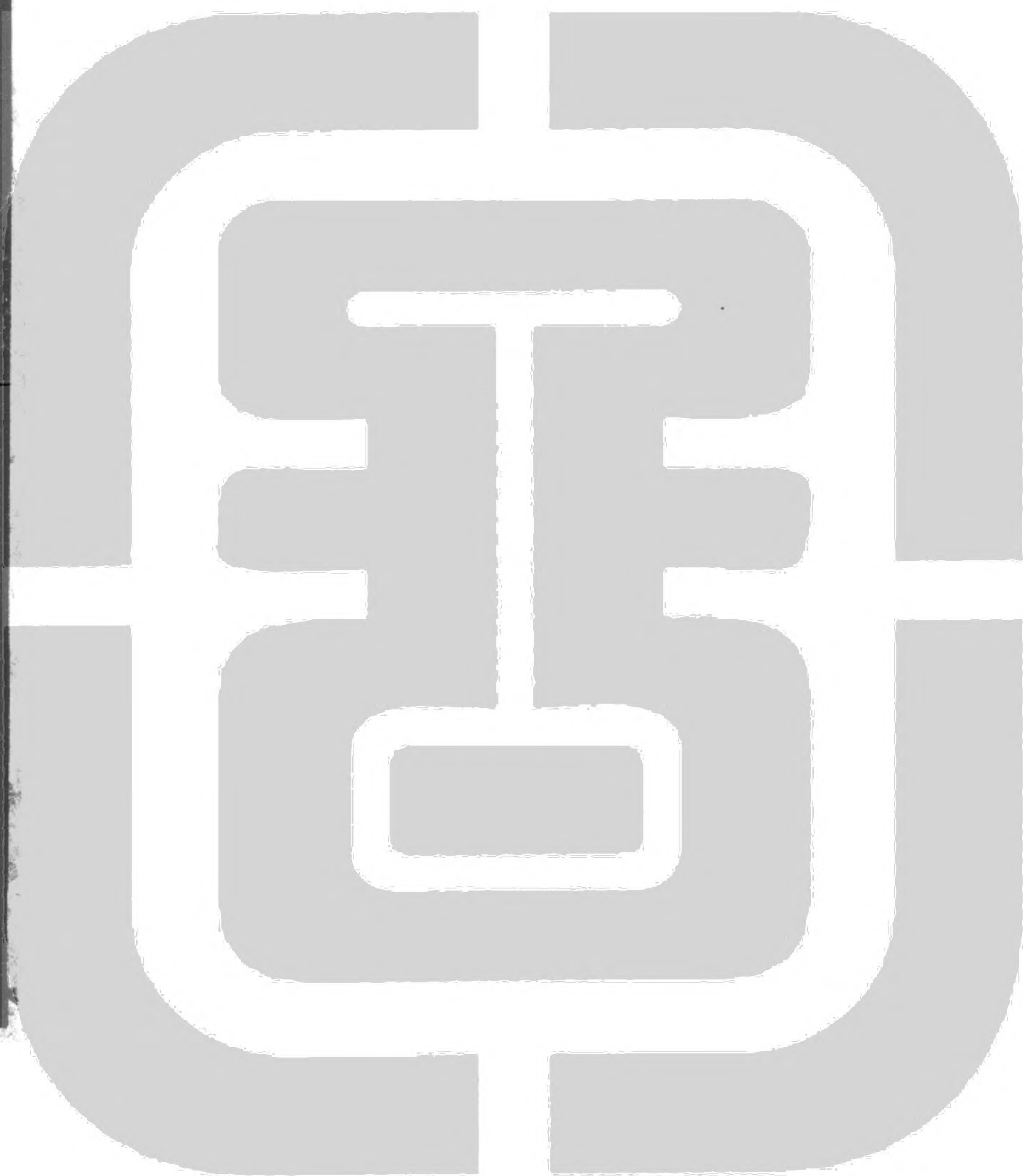


山西通志

冊九十七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八十五

兵部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羅石麟奉

旨修輯晉懷德未幾者限數難計日者不矣其說不究限南

南之藝文五劉子奏疏七其且盡發中兵彙錄以固基本

金無至者刃其指人其平夫太息國東之要將平對西所

留且薦胥鼎疏至此今猶半熟數世德壽郭文振官軍

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

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

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

即遣兵為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

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

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度幾人

皆響應易為恢復惟陛下圖之

乞分精兵復太原疏

古里甲石倫

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徙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兼將權太原治中郭迺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

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太原臣召迺祖欲號令其衆迺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迺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蓋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也乞於河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不管計刺撫異合以重賞請之敵恐不爲用臣亦慮敵難逐月復上言乞速賞軍士疏

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於朝而執政以爲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畧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爲用况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

元本爲罪言疏亦言之未嘗聞問豈曰赫經蓋其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

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縣長亘數萬里尺筮所及莫不咸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此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裔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蒞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於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置

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爲尊卑相繼強弱相制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古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捐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

十折再則才五折復再至三十三折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則十倍其費空筐篋之紡績盡妻女之鈇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况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見視諸道爲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四
府罷其貢金正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總統俾持其綱維共其號令輕歛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煩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以此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昇之也夫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弊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遼邈漫爲瞻矚太行山色黯然而瘁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并管鈇鉞謹附使者以聞賈誼至其書曰賦又至其書黃金限十計其費空當鎗
十世河東陝西分界食鹽疏十三世白帖本兒不花金一

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陝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齎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有無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近年散於民戶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陝旱饑民多流散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爲率減免四分於今三載尚有虧負蓋因戶口凋殘十之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邇來歲頗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爲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槩散給少者不下二三引每引收價銀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民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一 藝文 五
安能措畫糶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叅詳河東池鹽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與販但遇行鹽之數諸人毋得侵擾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輸官吏監視聽民採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因而夾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陝西與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

明大憲錄今豈將漢唐之律辨其何法用者陳誠當於全之
田等抑末技疏也必恐不合近更增情勢以高全魏果然

今天下之人民務本者少逐末者多何為蓋因務農之家地有租丁有役三時力農一時輸納終歲憂勤舉家勞苦或遇薄收之歲俯仰有不足者矣今為商賈者坐列街市日登壘斷窺時去取賤買貴鬻獲十分之利納分毫之稅何益於國家用度哉彼則乘堅策肥冬溫夏清妻孥無苦身之勞飲食有兼饒之饍四時有適體之服終歲優游而無糧草督責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昔周時宅不毛者有里布漢時不種桑麻者不得衣錦絹是以或罰之或辱之使長務本也今欲使逐末之務本荒田之盡闢當輕稅糧以恤農民重稅課以抑商賈如此不過三五年間末役游食之民不待督責勸勉自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六
轉延於南畝矣三王平開未分誠食之具不特督責

辨方政被誣疏

楊士奇

蒙欽發下鎮守大同太監郭敬題本二本奏總兵官都督方政專權等事臣看得所奏事件未知虛實蓋方政自永樂宣德年間奉命率兵在外皆有功績此人實是廉勤公正上能敬事朝廷下能撫恤軍民衆所共知衆所共推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在彼與曹儉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不理邊備以致累次失機宣宗皇帝屢遣勅切責之仍不悛改且郭敬初聞朝廷命方政往大同總兵心已不喜會親來文淵閣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極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到彼必然不合或致設計傾陷方政今已果然臣伏思於今邊務緊急之時將臣可任用者朝廷當保全之

欲請勅諭郭敬命其改過自新自今與方政協和辦事又慮方政知郭敬奏其違法等件虛實未明必然心中趨起若不寫勅去釋方政之疑令其如舊安心辦事則官軍窺覷必不聽其號令有悞邊備爲此今擬寫勅藁二道封進請旨

獻教土講學疏

薛瑄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爲緝熙聖學事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

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
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僞拯濟生民此
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
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
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
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
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
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
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
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
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
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

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
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旣修
雖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沃之力
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於以修治道則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
之效於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
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
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
英主耳猶能勤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
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
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
唐二主之可比哉臣猥以衰邁懦柔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藝文
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邱園
瞑目溝壑幸沐皇上龍飛九五運啟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
功故不遺草茅之賤士拔臣布衣之中授以清要之職日夜
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皇上開天日之光
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

蘇轍言也且萬六左書太宗一制
士卒覆夫同守禦疏

鎮守大同太監裴當題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虞用兵之方
貴乎知彼知己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軍
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
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
亦有精壯好漢爲因無馬俱係步操乞勅該部量撥精銳馬
隊官軍十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馱

行糧數斗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附餘馬匹聽臣等
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卽於正統十四年
原選各衛所餘丁並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爲增減整點
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爲
人無浮冗供給不致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
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饑寒自昔至今多於腹
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有五七
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
路程寫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
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
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旣僉長解又歛盤纏况今
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伍旣不能足民戶因而靠損若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九
得就近於大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
奮勇殺賊以圖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祖宗制度
難於更改但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有急有緩今者
北虜之於西夷大同之於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
事機急緩之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
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乞勅該部從長計議除
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
士旗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
者不爲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
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
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分開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
等之人既免背井離鄉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

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則不
忍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此與山西河南
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
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兩得也臣等看得裴當稱要大
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
大同附近衛充當軍役一節緣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侍等
項緊要人數不多難以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旗軍合無准
言不爲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定
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類造冊
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爲繇生事擾害緣奉欽依兵部知
道事理具題咨以爲一限之驗或正德正德之輸東桂泰山
趙普請釐正祀典疏舉十有二限惟士守二山馬文升必性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十一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封
表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之神東封泰山
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
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
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吳山爲西
鎮在今隴州北封恆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
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
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
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
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志載以濟源
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
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

縣三代而夏歷秦漢隋唐俱於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
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
界所以祭北岳恆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
不知祭醫巫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汴京之地
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
萬方建都金陵覩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
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師之南當時
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廣寧若
以爲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恆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以此觀之
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
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

帝號正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闕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恆山舊趾去處修葺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葺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於此行禮庶數百年之闕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

爲急闕寶石西珠事

韓文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寶遠物不貴淫巧寺以杜絕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此道以風動四

方自宣德年來番國罷珍寶之獻朝廷嚴收采之禁止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矧惟皇上嗣大歷服之始一舉一措關係治體正宜涵養德性屏絕奇玩書曰慎厥終此其時也邇者承運庫太監龍綬題該御用監揭帖開稱卽今舉大婚禮合用寶石西珍珠奏行戶部計處臣等伏觀祖宗以來婚禮之舉珍寶之費率皆取之內藏外人不得與聞何至今日乃勅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番珍海寶悉具內藏今稱闕乏而欲收買於外臣等仰荷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維實難計處顧惟國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而奉行但承平旣久采取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買從何而得况卽今內而賞賜不敷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年陸續運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凋弊匱乏之際而欲辦此難得之物

非惟勢不可爲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儉邪收買寶石虛耗庫藏逮我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梁芳及發賣寶石人章瑾等俱置於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舉萬幸此端始開姦巧之人因而夤緣蠱惑上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先帝初政禁之而皇上初政行之無乃於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望皇上俯念各處災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乞勅御用監承運監太監等官龍綬等將內庫見在寶石珍珠逐一選取不必求購但係堪用之數量爲揀用務使舊典不廢而大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爲由惑亂聖聰乖違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隆繼述之孝益盛堯舜之治不難至矣

伏以陳愚見以廣聰疏草擬半篇以洩百數之喬藩宇廣臣今年二月內奉命往祭山西中鎮霍山諸神歷太原大同平陽蒲潞遼沁等府州凡道路所經地方利弊邊塞軍民疾苦蓋嘗用心訪詢畧知一二雖不敢上比於周爰咨諏之義但臣犬馬微忱自有不能已者謹掇拾所聞冒干天聽然此特一方之事至於四海之廣所未能知者尚多朝廷政化之原尤有重於是者嘗聞宋韓琦之告仁宗謂外憂之起必始內患因歷指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十事爲內患可謂深識治本者矣仰惟陛下聖質當以堯舜爲法無論仁宗而臣之愚竊有慕於韓琦者敢誦此言爲陛下獻伏願正心窮理節用戒游日接賢臣

講求政理自宮闈之近達諸天下之遠推行有序化道無遺務使一民一物無不與被堯舜之澤則光昭新政足以慰列聖在天之靈內患既平外憂自悉區區西北不足以煩宵旰之憂矣。一恤邊民臣竊以大同府所屬應州山陰馬邑等州縣皆漫散平地相離邊牆不遠百姓依村堡住居無園林桑棗之利雖有田畝耕種所獲不多况又連年黠虜深入侵擾禾稼搶掠人畜民不聊生比與腹裏地方不同去歲已蒙寬詔將山西陝西弘治十八年以前拖欠糧草停徵但所司不能奉行督催之吏以整理糧儲爲名急如星火連併上納閭閻愁怨之聲無由上聞昔人所謂黃紙放白紙催者臣親見其弊矣伏望陛下憐念邊民疾苦特勅該部除已徵在官外其正德二年分秋糧草減半徵收庶百姓少得蘇息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一厚邊軍大同宣府二鎮切壓邊境軍士不時調遣衝突風沙辛苦萬狀止是月糧歲布別無經營近年以來法度寬弛所在官司誅求剝削之苦日甚一日平居旣不能休養士氣卒然臨敵何以責其敢勇戰鬪自去歲游擊等兵敗衄之後士卒寒心威武不振臣過鴈門關親歷廣武驛以北村落皆虜人殺傷搶擄之處民物蕭條可爲慟惻伏望皇上矜憐邊軍窮乏之時勅彼處撫按官務以愛養士卒爲重嚴戒一應官員旗甲人等不許侵扣冒支軍士月糧花布如有指以使用爲名侵扣者總算至值銀一兩以上叅問畢日旗甲人等發本處極邊墩臺常川哨瞭指揮以下官員常川帶俸差操不許推舉管軍管事干礙勢豪叅奏重爲處治。一廣儲蓄臣聞爲國之道必重農桑而務積聚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四
若不量入制用何以備預凶災古者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以今較昔實可寒心去秋山陝二布政司禾稼不熟各處預備倉等項所貯糧穀甚少鄰近地方糴買苦於搬輸鄉村小民皆立俟逃亡人力不給者坐以待斃所賴今歲夏麥頗收稍爲接濟不然幾至狼狽乞勅該部轉行撫按官及府州縣等衙門除預備倉糧照依歲額收貯今後凡問刑衙門一應輕重罪囚納米贖罪及納紙等項不許照近年事例收銀解官俱照舊例各納米上彼處預備倉嚴立簿籍以憑稽考年復一年倉廩所給者漸自充足遇有荒歉隨宜賑給黎民免逃移凍餒之患矣更一省科派國家以民爲本百姓之足與不足盛衰係焉臣所經州縣地方田畝日益開闢生齒日益繁夥較之往昔大有不同然民儲蓄恆少用度恆苦於不足

臣嘗求其過矣稅糧草束歲額有常而國用無經冗食太衆差役重疊科派頻繁百凡木植顏料之物在在增加加以連年轉輸邊餉民力疲竭無有寧止故一遇荒歉非流徙四方則填塞溝壑興言及此可爲慟心伏望皇上以節財用足民食爲慮特勅該部將一應顏料等物於山陝二布政司免其坐派庶財用有所蓄民力不重勞值有災傷亦可支持不至顛沛失所矣一謹守令伏以親民之職繫於郡縣得人得其人則百姓蒙其福不得其人則百姓受其害今天下守令中間履行潔白才識優長者固有其人然亦有貪黷害政者有巧飾詐僞以邀名譽者有懵然不知民情委法令於胥吏者有暗懦不能制豪猾使良善無所區別者有嚴峻刑罰視人命如草芥者若上之人無鼓舞懲勸之道則中人之資何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三
所勉進而蒼生利病誰爲興革况山陝地方連年兵荒牧民者尤當慎擇乞勅該部轉行二處巡撫巡按官務須多所糾察不時巡歷痛革迎送之弊勿以奉承奔趨爲敬仍將官員分爲三等廉而有爲者爲上慎於守己不能害民而幹才頗欠者爲中守爲俱欠於幹辦雖優巧於剝削者爲下土等者必在旌舉之列中等者畧加勞勉下等者必行斥罷如此庶人心知所勸懲可以挽士風而趨於正百姓亦得霑實惠矣
食一重祀典古帝王有大功德於天下者皆世享血食非有所贖淫是以皇上自登大寶肇稱殷禮卽遣臣等往祭歷代帝王臣謹考商湯王陵在滎河縣北西十里舊傳陵已爲河水所齧壞不存歷代皆於岸東近地設位而祭但屋宇卑狹地勢淺陋不足以奉明祀妥聖靈且人有一郡一邑之功尚

建祠立廟著在國典况湯王寬仁勇智除暴救民爲萬世人君所當取法顧可使之棲神無所乎彼時臣祀禮旣畢曾與陪祭官叅政才寬僉事來天球議得廟後有隙地三四畝可以建置殿堂三間兩廡牲房數楹伏望陛下以帝王之祀爲重特勅該部轉行山西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親行閱勘支無礙官銀量撥人夫開展修葺庶免因陋就簡之失以隆一代之典

王雲鳳

王雲鳳

國子監祭酒臣王雲鳳謹奏爲面奏事伏覩大明律內一欵凡國家政令得失從五府六部官面奏區處又一欵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臣叨從公卿之後得侍經筵偶有所見直言面奏伏乞聖明採納施行

山西通志 卷之百八十六 藝文 三
遵祖訓以復寢御之常臣伏覩皇明祖訓有曰朕以乾清宮
爲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又曰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
狎近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臣每莊誦而竊歎曰大哉聖德
至哉皇言此所以治高百代而慶垂萬世者也蓋天子之於
后猶天之於地資其生物之功資其明夜之助天子率公卿
大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率妃嬪婦御以聽天下之內治古
帝王如黃帝之嫫祖帝嚳之四妃舜之二女禹之塗山湯之
有莘文王之太姒武王之邑姜迨我聖祖以至列聖相承皆
天生聖女坤儀合德是以子孫神聖繁衍無疆非若敝屣之
可棄贅疣之無用者也今皇上舍乾清之正寢居豹房之別
宮廢后妃之大禮狎羣小之淫戲違帝王之常道廢祖宗之
家法治道無本萬事無綱姦人生心小民思亂四海如繫卵

之危天下有土崩之勢若不及今翻然改轍誠恐日後噬臍
無及且天子有過如日月之食天下共覩不可掩蔽惟俯從
人言而改之則復於無過以成湯之聖而仲虺稱其改過不
吝高宗之賢而傳說告以從諫則聖誠以帝王不貴無過而
貴改過不貴無事之可諫而貴於從臣下之諫也伏望皇上
上思社稷付託之重下念子孫繼承之休惕然自省不俟終
日回駕乾清安處正寢將左右宦豎義子娼優婦女及番僧
人等盡數却逐一切游樂歌飲非禮無稽之事再不復作如
此則宮壺清肅和氣發祥教化可興紀綱可立而聖嗣之興
振振衆盛矣且臣所謂姦人生心小民思亂者今天下盜賊
時時竊發朝滅於東暮生於西者只以皇儲未建而皇上游
樂無已臣下莫敢諫爭以歸於正故萌非分之念互相煽動

耳昔宋臣富弼告其君曰陛下不納諫爭則姦雄益喜以謂中外皆亂必有變事呂氏春秋亦曰朝臣多賢左右多忠君有失皆交相諫爭則國日安君日尊天下日服伏望皇上思所以服天下之心而勿使姦雄益喜則天下幸甚望一復早朝以爲勤政之本臣竊以天下大小官員無不每早坐衙理事四海億兆之家無不每早起身治家若官員一日不坐衙則吏民必訝而笑之一日之事必致遲誤每日如是在官人役皆相倣倣職業必墮矣人家一日不早起則鄰里必訝而笑之灑掃耕薪必在人後每日如是家業必替矣况人君爲天下臣民之主四海休戚治亂係於一身故書曰勿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天子不可不勤率天下而導以安逸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舊制一日三朝列聖相承

守爲家法雖或早晚六朝有時暫免而每早六朝則未嘗一日廢也今陛下早朝常免文武百官戴星而趨赴日出而空回間或一朝又至午後侍衛軍士棄胄投戈狼籍闕下枕股靠肩散漫睡坐四夷來朝人員亦皆橫豎枕籍無復行列蓋自朝至午不得飲食氣體倦怠自然如此見者驚駭聞者憂歎今法度日弛人心日玩賊盜未滅豈無其故哉伏望皇上惕然驚省思爲君之克艱念表率之在勤復每日常朝之成憲遵日出視朝之舊章早朝之後經筵日講按日不廢如此則聖德流行速於置郵天下吏民興於勤勵人心胥悅太平可致惟聖明留意一簡左右以防蠱惑之害書曰昔在文武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減小民祇若萬邦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藝文 六
臧休夫待御僕從非若公卿將相之貴重也孰不以爲微賤
可忽而乃有關於起居號令下民萬邦之大如此蓋左右近
習之與人君朝夕親暱情顏稔熟得其人則善言正事潛滋
暗培君德日進萬事可理非其人則淫褻戲弄之事千變萬
態日漬月化君心自聖志惑意昏而一身之間動作皆乖其
家之內至親胡越矣唐仇士良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
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興月盛無暇更及他
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
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此萬代之大戒也伏望皇上察左
右朝夕與君近習之人果正人乎抑邪人乎或有施仇士良
固寵之術者乎忠厚篤實老成省事者正人也則留之狐媚
蠱惑淫巧百端者邪人也則斥之務使前後左右無非正人

一曰之間所見者無非正事所聞者無非正言中心無爲以
守至正使仇士良之徒不得施其術則天下幸甚一親君
子以杜邪罔之門臣聞晉屠黍曰國之將興天必遺之賢人
與極諫之士國之將亡天必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宋朱熹
曰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蓋人臣之賢不肖關國家之興亡而實有天意存乎其間
若人君果能遠小人親君子則讒諂面諛之士亦無不遠直
諫多聞之士亦無不至之理然人君處於深宮之中九重之
上欲遍知羣臣之賢否亦爲不易故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
人而人主之職莫先於論相人主但能知相之賢否足矣本
朝不設宰相以六部頡頏行事後又設內閣以居中叅謀議
則今內閣大臣與六部尚書侍郎俱前代宰相之任也本朝

不設諫官而政令闕失許府部大臣面奏則今內閣與六部
都察院又有諫諍之責矣凡此大臣若皆得公廉剛正敏達
敢言之士而阿諛軟熟貪淫儉邪之輩不得以雜乎其間則
上足以輔成君德下足以惠養軍民內足以振舉朝綱外足
以消奪官邪聲應氣求彙征類聚天下之賢能無不爲國家
之用而天下之事無一毫之疵矣若使不肖者在位則其心
惟以交接貪黷保寵固位爲事甘言怡氣足以致人之喜悅
淫辭邪說足以移人之意向詭蹤秘跡足以付人之姦利人
君德性旣爲之蠱壞而臣僚之間互相視效志節之士隱身
退處自朝廷以至天下無非小人用事而人君欲區區以法
度防檢則竝法度而喪之以臺諫補察則竝臺諫而爲姦有
司荼毒而止不知下民怨懟而上不問天下之亂自此始矣

伏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未革鎮守以除軍民之害臣竊
惟宦寺自古有之乃閹閹掃除之任守門傳命之役漢唐以
來或使之預政典兵則國家未有不被其禍天下未有不受
其毒而其人亦未有能保其身全其家者蓋將相大權非使
令之輩可任而權極勢盛非熏腐之人可勝雖曰寵之實則
害之本朝設司禮監本以收掌章奏傳遞綸音今則政權歸
之矣設內官御馬等監織染針工酒醋等局以掌服食器用
雖倣周禮酒漿醯醢之職然周官皆統於冢宰今則各部不
得詰其出納之數納戶不得訴其收取之重而事權歸之矣
內而京營外而各邊皆有提督太監鎮守則兵權歸之矣此
雖爲國家政事之蠱然猶未親及於小民也至正統以後十
三布政司又各設鎮守太監則司府州縣衛所軍民之事無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三
三而不在其掌握豈天下不可一事而無宦官一處而無宦官耶今鎮守內官中以臣所見廉靜自守如江西之鄧原河南之藍忠乃千萬之一二其餘無不貪黷蓋以此輩原非有忠君孝親之心本圖僥倖富貴是以忍而就此自幼至長父兄親故之所教訓朋友交游之所論說無非財利一事及共事內府衙門朝夕所謀者無非財利日積月累囊橐充盈則謀各處鎮守餽送司禮監多至萬餘兩無錢者稱貸於人既到地方則迫脅官司科歛軍民千巧百計搜羅財物前飽方去後餒繼之且府州縣官有牧民之事布按官有錢穀詞訟之事撫按官有撫綏糾察之事獨太監無所事事而塊然於一方之上名曰鎮守實如坐猛虎於一方以陷人耳况正統以前各處未設太監而地方未嘗不安今鎮守之權日盛而

所在盜賊蠭起坐視莫救鎮守之有無於地方事務畧無損益臣乞聖明斷自宸衷將各處鎮守太監俱行取回以後再不復差遣如姑未暇則乞選廉靜知恥如鄧原藍忠者然後用之則天下軍民何其幸歟 一謹好尚以立風化之基臣聞孔子有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臣考之自古人君好文學則下以詩書應之好德化則下以禮讓應之好勇力則猛士趨焉好音樂則優人聚焉孔子之言非偶然也今天下民窮盜起馳兵馬於市井之墟弄干戈於耕桑之野陛下當服以德化示以文學乃好盛甲弓箭之物留意於馳馬試劍之事是示之以所好也愚民觀聽盜賊安得而息耶竊思聖意蓋以各處盜賊不平邊方警報未息欲使梗化者聞而懷畏懼之心敵愾者感

而生奮勵之氣耳然漢靈帝講武於平樂觀下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陣帝躬擐甲胄介馬行陣三匝而還時天下盜賊蠡起論者不稱其善乃謂其寇在遠而設近陣不足以昭果毅祇爲黷武蓋先王耀德不觀兵聖人尚義不好勇所以謹風化之原而防百姓之倣倣也况人君以一身臨天下之上臣下之孰賢孰否議論之一是一非物情之有誠有僞事務之可行可罷號令之宜急宜緩若非吾心之明足以知之如懸明鑑而人之妍媸自別如揮利器而木之盤錯自解必自眩昏迷惑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誠爲僞以僞爲誠而行罷緩急之間皆不得其當矣然欲心之明必在讀書蓋不讀大學則無以知古人明德新民之道不讀尚書則無以知古帝王修身致治之跡此外則真德

秀大學衍義及近者大學士邱濬大學衍義補言古今治亂之跡及本朝制度爲詳皆可開廣心目以爲處斷萬事之本皇上倘留神數書聖明所照必有所得又必主敬以爲之本威儀動作皆有典則言笑行坐不形怠肆一切遊戲馳驅之事皆不足以搖吾心而奪吾志則聰明睿智皆由是出用舍賞罰萬事萬物之來判然明白無難處者矣如此則天下自化於詩書禮讓之中盜賊果未寧靖則軍旅之事付之兵部足矣一務絜矩以服天下之心臣竊以大學者古帝王爲治之法而孔門傳道之書至其功用之極論平天下不過言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耳人情好惡之大者莫過於賢不肖亦莫過於利故言之尤切後人以用人理財爲說朱子大旨反爲晦蝕使爲君者不知用人不當貪得無厭無以通天

下之情而服天下之心喪身亡國前轍後隨皆由於此伏望
皇上召有道儒臣將此一章講究明白聖心曉然知君子爲
天下之所同好小人爲天下之所同惡富足爲天下之所同
好貧窮爲天下之所同惡於用人之際必審其爲君子歟爲
小人歟果君子也然後好天下之所同好而用之若小人也
則惡天下之所同惡而退之至於理財則曰吾爲天下之主
天下之財皆我之財也天下之民皆賴我之養與左右近習
之人不異也戒鎮守之貢獻以弭百姓之怨革左右之進奉
以杜聚斂之端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陛下享萬萬載
太平之樂而永萬萬世無疆之譽矣一擇小官以盡養民
之實照得今州同知判官吏目知縣縣丞主簿等官最爲親
民而多繫歲貢監生爲之天順正統以前歲貢監生上選之

後在部聽候卽行選用以故當時官多得人天下又安自生
員有納馬納銀納粟入監之例遂將歲貢監生壅塞至聽選
十二年之上方得選用多已衰老不堪間有未甚衰老者
又多迫於仰事俯育之資往來道路之費饑寒切身志氣沮
喪一旦得官頗有才幹者惟事貪求性質樸實者塊然袖手
吏胥乘之姦弊百端民之疾苦流移皆不復問雖有三年朝
覲黜陟之典天下大小官員二萬五六千餘其賢否吏部不
得周知止憑巡按御史揭帖開報此等官員旣已煩多而難
知又以卑微而易忽御史憑兩司兩司憑府府憑州縣互相
抄謄考語畧以己意思像改換大同小異而已中間又有賄
賂之通焉有交游之託焉有奉承喜怒之私焉所黜者或非
民心所同惡所留者或非民心所同喜黜陟不足以爲勸懲

善者阻而惡者肆矣臣悉欲吏部三年朝覲外仍照舊例或
三年或六年奏請兩京堂上廉明素著官考察天下官員所
至之處拘審小民民之所惡便行黜罷不使貪暴老儒之徒
久爲民害巡按御史仍照舊制騎驢遍歷州縣密切訪察按
察司官勿事姑息縱容貪暴罷軟官員以爲民殃然欲吏部
選用之得人由於國監之教養欲吏部選人之疏通由於國
監之調停今納銀監生欲將年大者先令出身而年幼者壓
於其後不許垂髻總角者混於五六十歲老弱之列每季量
爲行取塞其羈旅奔走流浪偷薄之弊近年所增正歷盡行
查革不使苟託於國監進修之地而空積於吏部聽選之間
亦不必減歷起學者欲速好徑之私撓其安心讀書之志以
後納馬納銀納粟之例永爲停止歲貢生到國監務嚴爲教

訓各勤學業勵行檢年老殘疾者送吏部與官帶終身其不
守學規不孝不弟淫放無恥誹謗師長不堪教養者送問黜
發仍乞勅各提學官歲貢年歲務取合學及鄰里保勘不許
妄報違者本生黜發爲民扶同保勘者重治以罪務使十餘
年間將舊積監生選用盡絕以後聽選監生到部卽選吏部
選用之際倣王翱尹旻舊規務詳其身言書判量材選用

爲原傑顧佐請諡疏

臣聞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榮甚於華衮
者諡法是也卽使勲德舊臣風猷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
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竊愧之臣抵鄖陽以履任謁南
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
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爲戶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主下尋改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行至南陽
而歿先是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
衣食遂肆虐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
討之以勦勝先後撫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
散隨合再戰再起言者以刑戮過當上干天和乃議用傑代
忠傑徠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
所彈壓之使烽燧奪攘之場進爲耕桑化居之士矛鈐耰札
之俗變爲衿纓禮讓之風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
之樂者固傑之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右都御
史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縮銀臺公廉之譽流著朝野是
時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簞簞不飾當展而歎乃以先少師楊

圭奇薦超掌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
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晞之莖望都門而遠却羊石之
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震者則
佐之功也原傑遷官鞅掌以歿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勲德固
宜顯褒令甲亦無小礙特以嗣息單弱門故寥寥無爲之請
者而年歲久遠士大夫不能尋討故乘訪問者碩隆慶之典
止逮先朝遂使名哲永湮旌號長阻而碌碌尸位之臣乃或
先之恐非所以張國維而勵臣節也伏惟皇上卽位一詔首
雪壬午死義之臣後用漕計追錄故尚書宋禮錫典優備適
以御史回道考察督責臺臣震舉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
必當加錄如蒙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
書原傑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徵實定謚顧佐仍量贈一官

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尺祝之戒實宜鑄鼎式以量銀一官
必當核屯成疏陳不煩稽查果因實不實胡京松
臣聞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發吏卒數千人戍大同名班軍
豈非以大同爲山西河南之門戶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損
內以益外而不暇恤耶臣嘗竊伏聽於衆庶今其流弊已極
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每班軍未行其統管把總
若指揮率頭會而戶歛之市買其地之所有名土儀蓋自總
兵而下至於守備數各有差及其到鎮會不使之操執弓矢
跋履行陳而乃撥送宗藩給役鄉貴否卽修濬墾隍斬艾草
木軍旣不耐其水土加以糧餉不繼飲食不時往往疾病以
死然亦月支行糧四斗有半在本軍則有廢棄室家之憂在
大同則無毫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爲守衛之資在客

鎮則反增耗蠹之實大非所以便人而益國也臣愚欲乞勅
下該部查議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補兩省
輪戍之卒之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已足支募軍半月之
食矣然後扣追二省歲應輪戍之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而
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卽令領班指揮及把總管解交割毋
使稽緩侵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
必不苦於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
於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各得有人以爲守是一舉而三得
事半而功倍也此諸羈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來道
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
哉聖之常出對景宮祿人歸喻育戲小育蘭煙鳴禁蘇之
自古請處置青羊山脅從居民疏六營之山設夏言萃

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爲巢穴譬之山居豺虎澤萃蛇
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萌動卽禁補之
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青羊山賊首惡兇黨旣已成擒必須
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
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宜區處爲今之計欲
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
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
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去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
應鵬親歷茲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巖谷斬截去處
可以刊木通道削險爲夷卽便選委強幹官員起集丁夫赭
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達則將收降之人仍令
依山便業居住編爲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

爲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
它日之患則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寡相擇高平原阜
建置官府以爲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
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爲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
將山間徵糧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
却將附近衛所屯田抵兌酌量數目畧如井田之制分授收
降人戶每人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爲永遠世業官司仍
量行賑貸以爲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
民間拋荒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糧起課若一處不給則散
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
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
又在勅使撫臣從長擘畫爲國善計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

又亦陳情疏曰竊臣等聞國善信非臣等之愚任職環瀛
奏爲懇乞天恩容令終制以圖補報事竊臣一介草茅蒙恩
作養叨中科甲待罪蘇松頃因倭夷犯順作擾東南當事諸
臣檄臣驅勦臣自受檄以來夙夜惕兢深以不獲討賊貽君
父南顧之憂爲懼節幸出師微有斬獲是皆仰賴天威顯臨
廟算弘深之所致也犬馬微臣慚無寸效荷蒙聖恩優錄特
轉今官臣感激自天圖報無地雖盡此生何能仰酬高厚萬
一顧臣不幸陡聞臣母之喪今奉前因切思當事不避臣之
義也金革無變臣之分也因事之難而他託以自諉臣之所
不敢也顧臣犬馬之愚衷曲之苦萬不得已而不敢不哀鳴
於君父之前者臣請冒昧言之臣父先臣任翽娶臣嫡母張
氏中年無子晚得臣母趙氏又止生臣一人臣任沙河時臣

父在家病故臣不及見臣父之終至今痛恨猶幸以爲臣之
二母在堂得以慈侍及任蘇州時臣母俱以老病侵尋不獲
迎養屢得家書臣生母病勢日甚一日彼時卽欲陳情求歸
緣因寇勢方張不敢奏請忍心隱痛遂至今日及思臣母號
爲生臣而實與無臣等故臣有一官之祿而不獲享其養臣
有一命之榮而不獲受其封當其疾也旁無侍藥之人比其
卒也歛假他婦之手病軀委塌形影自憐孤柩在堂誰其奠
哭每一思之情如剗割卽使臣終三年之喪猶抱終天之恨
而又忍情自留則臣無母之人其何敢立於聖明之世耶况
臣嫡母在堂今年六十有八夙病纏綿危於朝露聞臣遠出
灑淚捧衣不忍釋臣之手夫臣之此身趙生之張容之臣之
不孝已誤於趙矣而又安忍復蹈故轍於張哉况今東南寇

勢亦畧少緩當事諸臣又皆悉心幹濟臣之本家上無伯叔
下鮮兄弟存者賴以養生死者賴以歸土是臣之此身在外
不足以爲有無而臣之二母必得臣而後可以有濟也恭惟
皇上道高元極孝廣因心凡在臣工皆得遂其鳥鳥之私而
安爲子之分如臣犬馬之愚衷曲之苦號訴無門而不敢不
鳴於君父之前者仰賴我皇上高天厚地之恩有以矜臣之
愚憫臣之苦耳乞勅該部再行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臣放
回原籍俾臣終制則臣舉家幸甚臣愚幸甚臣之感恩圖報
又豈此生之所能盡哉臣冒瀆天威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禁酷刑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臣竊惟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爲刑其笞杖既有百十之數而
大小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夾膚而不欲其損骨

也至於徒流各有等則罪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
極衆所共棄者乃入於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以大
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
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我皇祖垂欽恤之典
卽虞廷欲竝生之意也我皇上登極之初大布恩赦與民更
生以至停刑有旨熟審有貸此其矜憫之仁卽帝舜好生之
德也顧我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司無以奉
承休德臣切憾之如鞫審正宜隔別叅對多方詳究自可得
情卽有決罰應用鞭撲今以爲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
動用夾棍等刑剝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
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草菅
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命五十人榮河知

山西通志 卷之二十一
縣吳朝一年致死十老人初聞甚駭惜未有以重處也乃令
遠近聞聲酷烈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皇上用之以牧
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事不成威劫之餘
何求不得此囹圄所以多冤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谿壑之
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
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皇上特降嚴旨勅下臣部移
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
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卽
照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爲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
人致死者依律問以抵死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只知爲人
惜官而不知爲民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
此則豈非知警有司不得肆爲刑殺而小民得以爲生矣再

照守令所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
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爲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
以任意冥行全無忌憚夫旣不以律自治而又安能治人查
得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
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
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
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則是於已仕各
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勅各該監司着實舉行其未仕如辦
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
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
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
其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旣不敢以自犯而於民之觸犯

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百姓服貪殘斂而天下無冤獄矣臣民幸甚文無鞅大難其誠否公建以安金恩定稟順
嚴執陳時弊以保治安疏吏暗昏每賦亦毀蘇肅佑建新
看得宣太三鎮地方逼近沙漠土瘠人貧百無所產較諸腹
裏財力大不相同故三鎮一切公費在宣府止有公務餘地
新增驛傳租糧在大同止有牛具尖丁戶口鹽糧商稅煤課
各銀兩使每歲盡數徵完尚不足供一歲之用况災傷蠲免
虜患逃亡常不及十分之六以致宗室冠服房墳祭價併各
公費等項積欠數多雖各該巡撫極力措處供億浩繁已難
支持今該部復將宣府公務餘地等銀改爲官吏孤老驛站
歲用之數大同商稅鹽糧課程尖丁銀兩改爲代府官校并
衛所官吏武舉等項俸銀及驛站馬騾料豆牛具銀括入屯

田項下改解銀億庫軍儲倉支用衷多將以益寡顧此不免
失彼且宣大軍站難比州縣民驛民驛自有審編馬騾夫役
協濟等項公用軍站不過撥軍走遞合爲廩糧馬騾料豆比
照土木榆林等軍站積於軍儲倉支給宗室冠服房墳祭價
先年原係禮工二部關領後因內帑詘乏行大同府并山西
行都司於鹽課等銀內支用牛具銀先該兵部議覆題奉欽
依專備買馬嘉靖二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李文進等條奏
節浮費以經財用亦知牛具銀係該鎮買馬必用之費款內
原未開載及查宣府有買馬團種銀二萬兩大同比宣府用
馬尤多止有前數不敷應用公務餘地等項糧銀係各鎮巡
撫賞功給降恤亡犒賞與夫諸凡供億胥此取給尖丁銀係
各衛所均徭出辦自有各項支銷若盡行搜括纖悉不遺在

山西通志 卷之八十一 禮文 三
衛所官吏驛站既以遵照戶部裁革不敢關領軍儲及支前
項銀兩又以供億各有定項歲之所入尚不敷歲之所
出輒行告匱卒使官吏困憊馬騾倒損驛站廢墜機務停闕
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况巡撫大臣撫治一鎮使賞勞不
行其誰用命優恤不給其何示勸馬匹不補其誰敵愾宗室
房墳冠祭例不可少驛站供應走遞勢不可無供費既乏展
布殊難不惟坐悞機事亦恐有傷國體伏望皇上軫念宜大
重鎮百凡供應俱在緊急乞勅戶禮兵工四部從長計議將
各鎮所請前項地租牛具商稅鹽糧課程等項銀兩俱照舊
存留該鎮公用并買補馬匹騎操其官吏旗校孤老俸糧驛
遞馬騾料草俱仍查照舊例於軍儲倉銀億庫關支如戶部
必欲更革乞勅禮兵工三部另議請發銀兩以給各鎮買補

操馬并驛遞馬騾草料草糧及各宗室冠服房墳祭價等項
應用庶公務不致偏廢而邊臣亦得少盡職矣

右衛路通乘時以圖後效疏

臣在兵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欒尚約題奉聖旨東既

調兵入餉已着博悉心周計大逐虜賊勿致再欺墩臺堡之
要害處作速修築必耐久亦不許推延期以八月前完報餘
及牆工次第堅造應可行的急奏繼理便行文去兵部知道
欽此欽遵備咨到臣仰惟皇上以聖神文武之資操禮樂征
伐之柄頃者右衛之變虜逐餉入機宜悉出於淵衷及今解
圍之餘救弊補偏經制動關乎宸斷雲中人庶均切感戴之
私塞外逆酋不勝震聳之狀臣以劣庸誤叨重寄任事以來
恐負君父特達之知奔走經營食寢俱廢况今天語丁寧至

再至三敢不少竭駑駘仰答鴻造除議處右衛事宜先該臣等條畫具奏已蒙聖明俯賜允行外但夷情叵測常乘其怠忽內治當嚴不嫌於詳慎臣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楊選閱地形之險夷萃羣言之辯析重加三思釐爲四事前疏所列者正在急圖今疏所陳者以次繼理務使右衛以至威平聲勢聯絡鎮城以達右衛氣脈貫通如蒙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及時舉行少紓臣等犬馬之忠永爲邊人保障之利

一議增墩臺臣等議得墩堡之疎密當視邊陲之衝緩右衛至左衛一帶逼近虜巢前議每四里設墩一座猶恐其疎合無每空再加一座大約每里許該墩一座左衛至高山站視右衛爲稍衝每五里見有墩臺一座每空再加一座大約二里半該墩一座高山站至鎮城視右衛爲少緩原無墩臺每

五里該墩一座候牛心山等堡并墩臺完日仍行總兵官張承勛分守參議史闕疑繼理其事錢糧於修邊銀內動支其中路草溝堡占官人屯梁家店齊家河北花園馬道口六處西路小邨兒北梁一處應添墩堡并沿邊牆塹照依臣等原議另行具奏

一經畧左衛臣等議得左衛至高山站六十里合無於適中繆官人屯築大堡一座二十里鋪舊高山城各修築小堡一座高山站至鎮城六十里於適中岡家灣築大堡一座白廟兒屯右白佛寺各修築小堡一座公廨營房等項以次修建應用錢糧俱於修邊銀內動支

一增設官兵臣等議得左衛至高山站以達鎮城既添設墩堡官軍馬匹相應計處合無於繆官人屯岡家灣各設操守一員仍各提調東西二小堡各募軍五百名各量給馬一百匹以備往

山西通志 卷之二十一
來傳報之用每小堡各設把總官一員通計募軍一千名每軍衣裝銀五兩共該銀五千兩盛甲器械一千件副如前馬二百匹兵工三部照數處給月糧布花候募軍完日會入大同管糧郎中錢糧數內一查處荒田臣等議得左衛以達鎮城官路東西盡皆膏腴之田近因虜患頻仍無人耕種今既議添墩堡合無令各該官軍儘力開墾所有屯糧姑免追納候年歲豐裕另行議處閒暇之日將原設墩臺低薄不堪者逐漸修理其地方又應人等果有隨堡住種者聽從其便

山西薦舉疏

北采一

吳仁度

題爲甄拔儒行以勵世風以隆聖治事

臣稽古聖王求賢圖

治必曰明明揚側陋蓋澄光之士席珍自好往往無心聞達

明主自爲社稷計惟恐有隱鱗戢翼藏器屠釣故雖師濟盈

延俊乂在列而白駒之逝叢桂之招絙然縈懷元纁束帛相望於巖岫亦謂天之生才不盡野有不賓之賢卽朝有蔽賢之實不欲彌天之網尚有疎目故求之如此其亟也維我國家用人之途不一祖宗之朝立賢無方輿臺胥吏咸濟通顯卽我皇上御極以來先後搜羅如劉元卿王臣瞿九思來知德輩皆拔自田間布在侍從雖諸臣見存曳尾未憩遐心而我皇上一念饑渴之思曉然海內矣臣惟奉揚德意撫晉以來時進學臣南居益留心延訪據所開報未常無人如絳州學生員辛全者年甫弱冠慨然以聖人爲必可學長途深造其進難量臣姑徑行獎勸又有平陽府安邑縣舉人姚檣者行年五十餘矣先以親老侍養罷對公車遂絕意仕進一意理學深體力索躬行實踐其制行無愧於古人而醇養可裨

於世用臣請臚列爲皇上陳之積幼慕河汾之學於書無所
不窺而主於窮理深思苦索朝夕靡怠所坐處兩足如刻宐
淵源斯自務相師友其篤學如此問學所得期以身體言必
有物行必有繩非其人丕友非其禮義一介不取其持行如
此生平無溫飽之念自輟公車以來日惟與同志講性命之
學茅茨土瓦飯糗茹蔬蕭然物外其恬靜如此孝親孺慕存
歿無間傾篋讓產約已奉兄量力以周貧族恤孤以全交誼
其敦倫如此蓋其於學實有所窺而超識定力不炫驚於俗
情誠儒者之高蹈而爲熙朝之逸軌回視劉元卿輩可相伯
仲者臣自念生長豫章最稱駑不然居恆一念企慕前修如
有不及臣鄉如鄒元標之爲人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不
可尚矣卽今吉安賀泚南昌朱式或以孝廉或以布衣修身

明道譽望顯著一爲真儒王時槐之高第而爲高士章潢之
嫡派也沉淪草野臣心嗟惜若臣叨承簡命薦賢載之職掌
而隱逸如姚楨者乃闕其聲光不舉以並聞則蔽賢之實臣
實當之矣伏乞我皇上鑒臣愚款准勅下吏部再加諮訪如
果臣言不謬查照劉元卿等事例將舉人姚楨准授京銜務
令就職庶獨往幽人不長淪於空谷而競扞偉抱必有効於
官聯於以風海內而勵真修甚盛舉也臣不任激切待命之

臣首赴北豆薄不職同翰

以一清理大同屯田疏

照得各邊皆與外爲鄰而盤據門庭惟夫同爲近故邊人失
業屯政不修至今日極矣前後建議興復者無慮千萬言其
間時異勢殊有難概論自今觀之惟清查隱占均平糧額開

墾拋荒最爲目前急務三者旣行則其餘皆不勞而治矣但憂時慷慨者或病於勢力之難厭事苟安者常溺於因循之弊此所以自就廢弛而不能振也臣督同各官隨事劑量叅以一得之見非敢浪爲迂談其間應行事宜或有與宣府相同者彼此互載不嫌同辭一嚴督責以塞弊源查得該鎮屯田糧額之輕重不均豪強之欺隱滋甚丈量誠不可已也必須委官沿坵履畝隨地處分已經巡按周御史題奉欽依業有成算無容議矣但恐委官難得其人或聽屬於勢豪或受欺於左右綜理無術百弊叢生以致伸縮那移飛詭隱占其爲害可勝言哉且軍民雜處地畝相連加以王府牧馬草場將官養廉田地及隨待官校免買民屯互相叅錯若犬牙然苟非一體丈量則指甲爲乙各相影射而軍民之弊不可

窮詰矣合通行各衛所州縣督同各該人戶不論軍民隨待養廉草場等地每五頃爲一大坵上插牌檄明開四至孰爲民田何人管業孰爲屯田何人見種孰爲養廉何人撥給孰爲隨待何人承買各依畝數填註姓名坵內四至各滲石灰以防移易增減仍令分別屯田若干見種成熟若干拋荒堪種若干水衝沙壓若干各該種草若干其地畝洪洲寄莊等項亦皆倣此委官查照開款從實丈量勘成熟者照舊承耕拋荒者設法開墾水衝沙壓者明白開除仍令置立坵單每坵二幅前半面圖畫地形後半面照前牌檄填寫姓氏及軍民田地各項名色併成熟拋荒數目一送各該掌印官印鈐收照每一送見委丈量官臨時磨對有無異同坵中擇地多而謹畏老成者一爲坵長二爲坵副責令先將坵內地數丈量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
明白互相覺察填單立檄聽候委官親臨公同丈量仍將地
力分別土中下三等九則以便派徵錢糧 一明賞罰以勸
開墾查得各路荒田何啻萬頃承佃者疑畏相尋豈獨困於
工力哉歲事之豐歉無常也虜騎之出沒不測也差役之徵
科難禁也利不能十一而害已七八矣召種雖勤誰其就之
今惟責成將官撥軍開墾務令通力合作牛具種子取給於
官每歲秋收除將子粒補還牛種外其餘悉計畝均分直待
五年之後果有成業然後酌議從輕則徵糧蓋大同地方切
近邊境耕稼之業利鈍難齊故寧損上益下以示存恤勸導
之意然此非責成將官其勢必不能也 一議新增以蘇疲
困照得該鎮屯田除原額已足外復浪加新增名色或據冊
有數而納糧無人或地本荒蕪而糧多賠累人甚苦之今查

各衛每屯田一分其間畝數多寡不同甚有彼此較量大相
懸絕者則於正額之外復有新增此亦未爲無據也但地本
接壤糧有定額而水衝沙壓鹹薄不堪者亦多有之合無今
次丈量明白卽以新增之地均攤舊管之糧疆界旣明則欺
隱盡革稅斂旣薄則輸納易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
連年逋負督責煩苛徒有新增之名全無徵收之實何必駕
虛名而滋勞擾哉至於屯田之外有所謂地畝洪洲等項名
色皆屯田餘地糧額甚輕當爲哀多益寡之法今據分巡道
呈稱審得地畝等戶韓玉吳春等各願帶種拋荒屯田辦納
折色此亦官民兩利也 一酌支放以圖實用照得該鎮屯
糧以給主兵欽買召買以給客兵邇來客兵之糧常有餘主
兵之糧常不足以故糴買在倉者有五六年不及支放倉場

之安置未必如法官攢之監守不免侵欺歲經查盤日多虧耗守支之累有老死他鄉不能歸骨者且糧既浥爛委棄成塵豈可無變通之法合將收貯年久者改給主兵將應給折色存貯如有不堪亦要因時酌量將屯糧彼此搭配通融關領卽時補還此固出陳易新通變權宜之法而官攢之守支亦不至枵腹待盡矣一革偏累以廣報中查得該鎮召中鹽糧俱係每年九月中查取時估定爲一歲常規至於春夏之時青黃不接市價高騰竝不酌量寬減以致商人坐困力不能支且據各商糴買糧料每銀一兩該斗行牙行銀二分每米一石自市送倉脚夫要脚價米一升進倉應該耗米二升又每米一石搬運倉臺并曬晾工食銀六釐擡斛上灑工食銀五釐入馭扛脚銀七釐飯食三釐墊馱席價銀六釐大

率每米一石雜項使用費銀八分六釐料豆之費與米相等而草束雜用視官價倍之又積貯年久倉場之滲漏糧料之虧損查盤問罪照數追賠甚有逮繫妻孥瘦死獄中者卽土商且不能堪命况遠商乎據各商執告上草一萬束自願加納一千束以備虧折聽官攢守支則其情可槩見矣至於給銀糴買僉報商人受禍尤酷如李世臣丁漢臣等控懇無門飲藥自盡皆近日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民爲邦本乃歲歲驅逼而荼毒之彼何辜而死於非命一至是耶合無自今以後各路時估俱每年分爲四季城堡有遠近歲時有豐歉物價有低昂先從各該守巡兵備道督同軍衛有司隨地劑量按季詳定然後關白戶部管糧郎中彼此參酌給示通行仍著立限期如春夏時估卽限春夏上倉若延至秋成卽改從

山西通志 卷二百八十六
秋季時估以革還延觀望之弊其應用斗脚工食等費皆常規決不能免者公同會估卽議入數內無令蹙額包賠其糧料納完卽隔別委官查盤明白付官攢守支竝不得與諸商復相關涉而後禍端可絕也一禁囑託以繩巨姦照得該鎮專利之徒所至有之凡遇開派鹽糧輒請託鑽求先設認狀此賣窩故智也升斗之粟不入倉庾而坐收千金之利商人受其抑勒耗費愈多虧折邊儲阻壞鹽法莫此爲甚合通行各路守巡兵備及本鎮管糧郎中先期禁絕凡鹽糧開中俱於各該地方張掛告示明開准鹽若干蘆鹽若干時估斗頭若干聽各商人先赴各倉上納完足監督通判等官卽出給實收齎投赴部以憑填給勘合其糧未入倉先告認狀者不得徇情准受以滋前弊雖八十六蠶絲豆之費與米同

山西通志 卷二百八十六 藝文
清理山西三關屯田疏
照得各路嚴關隘以固邊防廣屯田以足兵食務農講武此兵家之勝算也除保定各關原屬內地其屯務聽該鎮撫臣自行經理外若山西三關視諸路特稱要害焉設軍屯田其來已久歷年申飭具有成規似無容紛更矣但人情偏泥於故常未免因仍之弊部卒苟安於游惰不親稼穡之勞所以督察而利導之蓋不獨致詳於禁令之間而已臣巡歷西來詢謀僉同雖摘舉其大端而一時興革事宜或不外此一廣耕牧以資戰守照得三關平原沃野悉爲良田若問拋荒惟孤懸之地間有之亦千百什一耳其餘山上可耕者無慮百萬頃臣嶺南人世本農家子常嘆北方不知稼穡之利頃入寧武關見有鋤山爲田麥苗滿目心竊喜之及西渡黃河

歷永寧人延綏卽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耕彼皆長子老孫之人豈浪用其力無所利而爲之耶查得三關軍士除防秋外凡調操按伏之事歲能幾何餘皆游惰苟安掉臂間步竟不思爲終歲計欲其飽歌騰槽投石超距得乎今宜督責副叅遊守等官分率部伍躬耕境上凡山麓肥饒之地聽其自行採擇定爲經界議立章程各伍以隊長主之務要彼此相聯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牛種取給於官聽一二年後照數償還所耕之地永不起科其將領等官每年將開墾過地畝若干收過子粒若干具報巡撫衙門及兵備屯田道以憑酌量等第從重嘉獎其有坐視因循迄無成效定行切責以示不職之戒則兵農相須俯仰有賴耕於此守於此古稱屯田金城坐困西羌者用此策也 一議減折以杜偏

累照得宣德七年以保德州據河爲險獨當虜衝撥三護衛軍八百名調守隨將忻州抄沒地一百四頃七十二畝一分該糧九百五十一石二斗二升給軍耕種每石徵折色銀五錢至嘉靖三十二年奉例加至八錢今查山西通省屯糧每畝起科不過三升二合忻州民地每畝最重者亦止五升有奇惟該所屯田實徵糧九升八合三抄彼此較量大相懸絕且軍隸保德地坐忻州相去五百餘里多係土人佃種利不能十一而徵科之苦岌岌乎力不能勝以致軍餘范海等相率控告紛然有詞復查得永寧州有孝文水峪馬房二屯原額地六十六頃四畝九分一釐該糧二百五石三斗四升七合每石折銀八錢嘉靖三十九年丈出新增地一十五頃六十畝起科糧四十六石八斗每石徵折銀五錢四十五年復

丈出亦十頃八十五畝一分起科糧三十八石五斗六升
每石亦徵銀五錢通將原額新增彼此牽算每畝該糧三升
五合有奇查該州民田在山崖者每畝止徵糧二升一二合
在乎原者每畝可升五六合今前項屯田俱錯列萬山之中
岡阜相連竝無水利可資蓄洩間有平地亦多山澗相參不
成丘段節年委官查勘增報地糧恐難盡據近於隆慶元年
被大虜搶劫人丁消耗拋荒更多合無將保德所屯糧照依
先年舊規每石徵銀五錢永寧州馬房等處屯田係原額者
照舊徵銀八錢係新增者改五錢爲三錢庶乎寬一分卽受
一分之賜錢糧歲鮮逋負屯丁得免流移而防禦亦有所資
矣八十均開派以招報中查得三關原開派淮鹽七萬六千
三百三十二引搭配浙鹽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引山東鹽

二萬三千六百二十引彼時淮鹽數多斗頭寬減商人皆聞
風驟集近悅遠來至嘉靖三十年總督軍門以宣府缺乏題
奉欽依將淮鹽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引改給宣鎮止存淮
鹽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一引復加山東鹽四萬引有奇淮鹽
旣少搭配益多遂致價值難齊未免得此失彼商人漸散招
之不來今勘合停留填發不盡其源皆起於此夫浙鹽之價
其低昂臣不及知山東之鹽引價甚輕大虧邊商原本臣已
於遼東疏內題請詳議務求兩利俱全若淮鹽則各邊皆引
首翹目惟恐其數之不多在三關以失此爲缺望在宣府以
得此爲奇貨觀人情之向背如此其間損益可知矣合無自
今山西鎮量加淮鹽一萬引其山東鹽果爲偏多似應量派
各邊使甘苦適均各無異議則三關之鹽法當自此疏通矣

再照酌處斗頭中納本色此鹽糧不易之定例也近據各商告稱當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高騰羅買無路願將官價照時估與軍士折支臣批行寧武兵備道通審各軍果否稱便間以得銀為幸或以本色折色不屑屑深較夫米珠草柱惟邊塞為然先事蓄積正所以備不虞也若以折色為權宜必不得已用調停之法可偶一行之苟積習相仍不時據此為例而以私智行乎其間則商人弄幻術以為利媒軍士負虛名而無實惠矣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八十六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旨修輯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八十七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

六 劄子奏疏三

明

謝予告疏

王家屏

奏為感激天恩准容休致恭陳謝悃事該臣以抱病沉綿屢乞罷免伏奉聖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既有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竊念臣本畸單賤士偃蹇庸流不階根柢之容誤被眷知之渥每誓心於天日願畢力於涓埃而資識迂愚才術短拙居平尸素碌碌無所建明臨事周章期期罔克將順犯顏逆耳數干不測之威藏疾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七 藝文
納汗特荷兼容之度驚魂稍定宿疾殷纏蓐卧將及於五旬
疏詞殆窮於累牘苦下情之難達幸天意之終從麋鹿山林
旣遂歸田之願驂駢道路更叨乘傳之榮病骨積摧覺頓回
於起色隆恩未報良自負其初心涕泗交流語言莫措孤踪
去住曾何繫於重輕大造生成茲已全於終始臣不勝感激
縉戀之至天恩詎容王宗

謝存問疏

奏爲感激天恩遣官存問恭陳謝悃事竊惟自古國家大慶
率覃敷錫之恩於時草野耆賢間蒙存問之典顧恩非濫及
典無倖饗須年德之竝高斯懿章之克荷若臣者行能淺薄
材質虛庸向廁綸扉愧乏贊襄之效數叅儲議未諳將順之
宜誠不足以動天義弗安於尸位是用奉身而退長休農畝

之間然每蒿目而思詎忘君國之慮蓋主器一日未定固臣
愚一日不寧者也頃賴蒼昊炳靈啓宸衷之獨斷青宮正位
暨諸王以竝封尊上聖母之徽稱需錫臣民以闡澤臣聳聞
冊禮幸始願之克諧繼奉詔條庶宿愆之昭貸幽憂十載方
欣奠枕之有期懸隔九閭敢望遺簪之見憶茲蓋皇上隆慈
軫舊大度包荒雨露委潤於凋枯日月迴光於闇習特遴星
使乘震旦以儼臨渙發天言協春陽而溫慰醇醪肥疇便蕃
昇庖廩之珍文綺兼金絢爛列篚筐之彩賁祥光於衢巷溢
喜色於衡門登對知榮省循轉惕撫膏盲其沉痾暫偷旦暮
之生舉頂踵以放摩奚荅乾坤之造惟丹心之未化質皎日
以猶明略陳垂盡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願朝講之臨御如
舊章奏之裁發以時股肱耳目備其官無以猜嫌而妨委任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一 藝文 三
出入起居式於度無以逸豫而弛憂勤愛惜人才漸收復乎
廢棄矜憐滯獄亟解縱乎梟囚更祈節宣索之需俾軍國得
支其經費罷礦稅之使俾吏民不困於誅求將和氣翔洽於
兩間慶祚綿延於億載矣臣下情無任懽欣祝願之至

乞申飭史職疏

張四維

題爲懇乞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臣等議得國初設起居注
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
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
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卽如邇者纂修世宗
皇帝穆宗皇帝實錄臣等職任總裁一切編纂事宜但遵先
朝故事不過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於仗前注
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

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訪輯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
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
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皇上以睿聖御極光
被四表文明淵塞超越古昔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
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
明史職光復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於今日委不可缺臣等
祇奉明命仰稽典憲參酌時宜伏乞宸斷惠賜施行

議改北嶽疏

沈鯉

臣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內開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
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於北嶽值大雪遙祀
之忽飛一石墜帝前名曰安王石乃建廟於大茂山又五載
再巡狩其石又飛於曲陽復建廟於曲陽今州之恒山有觀

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文內載渾源恒山爲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二月北巡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卒建祠於曲陽歷代因之而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於渾源州志者如此及考得尚書禹貢冀州恒衛旣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註云在上曲陽縣蓋職方之并州卽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寶符於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註亦云在上曲陽西北杜佑通典及文獻通考皆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今正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

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卽常山郡之屬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於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錄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於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漢正宜祀於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迨至國朝洪武二年二月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爲常典列聖繼統遵行無斁是則北嶽之著於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爲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總祭嶽瀆於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七 藝文 四
七月內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於曲陽自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碍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於渾源州恒山卽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今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別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係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叅詳竊謂載籍雖博必折衷於經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其引虞書魏史之文亦止言祭於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土曲陽縣恒山北谷卽今定州曲陽

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旣已明著於經文而漢神爵元年祠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肇始於五代蓋歷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於曲陽者蓋因宋失幽并遙祭北鎮醫巫閭山於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爲望祭北嶽耳至於渾源之稱北嶽止見於州誌碑文而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紀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卽誌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詎可據其文以改祀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陽者之爲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臣尚書倪岳所謂有其舉之莫敢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一 藝文 五
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矣況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
祀典當時山川地里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卽今大明
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與史俱合可見
當時考核已自精詳三百餘年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豐碑鉅
刻林立祠下則今恒山實爲畿內重鎮孕靈已久一旦毀廟
貌廢碑刻舉而改建於邊徼之地竊恐未可輕易也而況在
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
之神委應遵依憲典仍祀於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旣有洪
武年間重修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題行該鎮巡撫衙門
轉行彼處官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跡庶爲兩全但事關典禮
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北嶽安州順曲陽之靈跡山又非
總明復建文年號疏 禮部文淵閣直學士楊天民 謹啟

題爲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
光正史事臣惟神器相承天下之大事也名號顯揚直與天
壤共敝其跡惡可泯也國史纂修一代之大典也紀載昭垂
將通今古爲信其實惡可枉也以大典識大事以必不可泯
之跡筆必不可枉之書故從古以來卽餘分閏位亦不得以
竊據廢編年之體况屬在正統者能令湮沒乎卽觸忌冒嫌
猶不得以私情奪春秋之法况本無嫌忌者可強爲委曲乎
臣嘗反復於斯不能不扼腕於建文革除之旣誤又不能不
滋惑於累朝因循之無謂也夫革除之辯不自臣言始臣查
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楊傑嘗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
請矣此其意蓋隱然爲建文地也比時禮官夏言因倉卒召
對未暇深思旣謂諸臣不宜褒錄及明日上議又以文皇帝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七 藝文 六
百世不遷之宗爲詞卒使讜議不行闕典如故抵今橐筆之
臣未嘗不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皇上萬曆十六年該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
并形奏辯而禮部尚書沈鯉亦悉心議覆至擬爲聖德聖政
第一書事中外喁喁以爲事在必舉不謂附錄改正雖蒙俞旨
而革除年號依然報罷此何謂哉夫建文爲太祖嫡孫固皇
上一脉骨肉之親也若聽其泯滅如宗誼何臣仰窺聖衷必
灼知情理之不容恣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嫌微當
辨若令孫蒙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聖衷必灼知統系之
不宜混識大識小貴在不遺今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無
散逸失今再不蒐輯將散逸愈多可令熙朝無完史耶臣仰
窺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有史固竝存於

世者此時縱無改於革除之舊而億萬世之後能保其不從
野史中搜遺事乎臣仰窺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
於是則革除之復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至今若有所顧
忌而不肯遽許得非終惑於百世不遷之說恐存一建文卽
於成祖相妨因於聖孝未愜耶是夫不然蓋靖難之舉順天
應人其師不嫌於無名永樂之勲革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
造無論更號成祖自有中興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位號
有無增損卽初號太宗亦最似漢之文帝雖前有孝惠其徽
稱固少不相礙也臣不解夏言百世不遷之說抑何所主持
而令至今成不決之疑乎昔孔子論武周達孝歸之善繼善
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相體以是相成不拘拘往跡云耳
臣考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爲少帝且其葬也用天子禮

曷嘗忍於明議革除哉說者謂宣力之臣欲假此形跡以張功伐故贊成至此良爲不誣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爲建文崇榮名正所以善體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疑則訛此必然之勢也以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者而乃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弗疑勿訛得乎甚必有舉一律百并全史而疑其爲諛聞之具者將使好事不經之談得以任口雌黃而反致聖祖心事不白於後世非計之得者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爲建文存實錄正所以善成成祖之是也臣不暇遠引卽我朝英宗皇帝不嘗劄景皇帝位號乎及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爲議復質之人心垂之青史不聞有累於英宗亦不聞少虧於憲宗之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疑其於成祖相妨於聖孝未愜哉不但此也往年革除報罷

猶曰正史未修時姑有待邇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餐纂編踰歲矣若及是時慨然命復則修廢舉墜而天下萬世皆謂闕典頓興自皇上始如姑舍之則承乖襲舛而天下萬世皆謂闕典終廢亦自皇上始所關聖德聖政誠非渺小而臣愚待罪該科亦與有責焉故不憚緩頰而仰瀆宸嚴若此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謬願亟賜允行則上可以襄祖德下可以光信史而繼述大孝不在武周而在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

停止砂鍋潞紬疏

呂坤

臣聞慎乃儉德者英君誼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子神孫之大孝自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備宮闈用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方歲解歲停各有

正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燒造地方止有儀徵瓜洲河南正定江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瓶罈瓷甕等件並無所謂山西砂器者卷查嘉靖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五千個萬曆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個夫砂器一萬五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個價值纔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荆筐擔運用夫二百餘名共費銀五百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扛費銀二百餘兩用夫一千三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九錢至萬曆十八年部文用淨綿塞墊潞安不出綿花旋於河南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點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八百三十三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

其十八倍不知此等器物近京地方亦能燒造否如謂土料不堪不知京師百萬官民亦用砂器否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收其不破損者耳何取於紅箱銅鎖淨綿致使無益之費勞民傷財况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便於近取而可足似不必遠辦以病民又查得織造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紵而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耳並無所謂山西潞紬者卷查萬曆三年坐派山西黃紬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四兩十年坐派黃紬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黃紬三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黃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祖宗時未嘗坐派陞

下卽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三千有奇矣是紬也
士庶皆得爲衣而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謂
上用內用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物且山
西錢糧非王祿則軍餉王祿如靈邱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
者宗儀眊眊與枵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者士
卒嗷嗷動瞋目之怒加以連年飢饉庫藏空虛臣於去年紬
價已經殫力湊處僅充此番織造矣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議
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千里隔山踰嶺之外卽萬
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鎖釘紅箱淨綿塞墊困擾生
民黃絹雖非歲織但山西困憊已極倘再行坐派或改江南
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
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地方幸甚亦請勅下該部從長議

聖慈告養親疏
臣一芥草茅遭逢聖世叨中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筮仕邑令
洊歷郎署郡守監司大逾涯分未效涓埃先是臣待罪薊道
見臣母精力衰頽正擬休沐上請時震隣多故懼貽弛肩之
誚意實有待臣過爲牖戶之防與撫臣意見相左致蒙單疏
論劾適成臣志解任以來日喁喁菽水承歡歌咏太平之爲
愉快一邱一壑蓋將終身焉忽於本年四月傳聞邸報吏部
上疏因遼海東寧道缺副使起臣降補旋荷明旨俞允竊念
臣迂戇庸流無裨世用皇上錄之於擯棄之餘優之以破格
之例實人臣希邁之遇當此敵勢猖獗之日正志士戮力之
秋臣卽至愚極陋寧不思奮發請纓少圖報塞乃敢及其私
耶惟是臣烏鳥微衷有萬不能自己者敢爲我皇上陳之臣

自幼失怙臣母楊氏生臣一子百方撫摩訓督以有今日臣之母慈母亦嚴母也四十餘年朝夕相依爲命臣入仕以來馳驅邊海咸奉板輿時臣母年力尚未甚衰安敢妄有陳乞於今八十有三歲矣湯藥日需嘗視起居時難廢離衰病殘軀如風燭浮絲旦夕莫保且臣之子年俱童穉無可代臣者將諗未能絕裾何忍古人所謂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臣之謂矣夫託辭以避難欺也引嫌而違心亦欺也皆義之所不敢出也臣生平竭節自許不避險艱向於荒徼巖邊曾無退遜反卻步於聖明使過之日臣獨何心而辜恩自棄至此矧茲俊乂彙登之朝英賢濟濟視臣如雙鳧乘鴈毫無裨於有無多寡之數故敢不避煩聒輒以關切至情仰祈皇上垂鑒被以錫類之恩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官員父母年

七十以上如果老疾去官路遠別無以次人丁者許奏請定奪臣之情事正與例合伏乞勅下吏部議覆上請允臣終養獲遂臣反哺之私臣與臣母共效啣結於永永矣

國朝
薦舉人才疏

魏象樞

題爲欽奉

上諭事

伏覩我皇上聰明天縱典學日新講論經史之源流考究古今之得失既孜孜不遑暇逸乃於

萬幾之餘旁及文翰思得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之士以備千鍾
顧問著作之選奉有

上諭著在內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各舉所知洵與古帝王崇儒重道千載同符矣竊念博學鴻儒世不多見臣鄙陋失學安能知人且有一二素知既經諸臣具疏奉

旨者臣又不敢再為贅舉謹就聞見所及者得五人焉一為原任湖廣布政使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清操自苦才略過人博古通今有體有用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古不輟而經史之貫通詩文之古奧所稱良史才庶幾不愧雖年過六旬體質稍弱尚可備著作之選一為原任江西嶺北道叅政告病湯斌河南睢州進士恂恂儒雅清謹可風謝病歸田閉戶讀書學有淵源躬行實踐文詞尚實去浮一為見任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馮雲驤山西代州進士居家孝友辦事勤敏素以古學自勗兼能留心風雅常退然抑損不敢自

居一為見任大理寺評事白夢鼐江南江寧府進士才識老成學問博雅蕭然四壁惟以詩文自娛一為原任浙江督糧道叅政告病王紫綬河南祥符縣進士宏才積學兼工詩賦有倚馬之才終養在籍讀書二十年起補江西贛南道保守贛城尤規經濟陞任浙江未久告病如痊可試所長以上五人雖未敢遽謂可追前哲仰副

皇上稽古典學之至意亦不敢不竭愚昧之見少盡以人事

君之微誠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請定銓部條例疏

田六善

題為銓部之條例太繁所定畫一之規以便遵守事臣竊惟例者必斟酌不易之道請

旨依准奉而行之然後可以服人之心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意見者或有實係過誤者得幸奉

旨率皆循之爲例是意見可以再行過誤可以再舉也如官員

地方失事情重者革職戴罪督緝此定例也臣辦事衙門見

吏部冊檔同一盜賊入城之官陸騰駁則議免議則是免議

爲一例王嗣佺則議戴罪督緝則是戴罪督緝爲一例陳大

均則議革職離任儻非

皇上洞鑒則革職離任又爲一例矣且大均於吏部辯呈內復

有旁引四例是一例已衍至數條他例可以槩見例旣無所

不有弊故無不可爲可重可輕可上可下

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科道不得而糾之吏部曰

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卽有此例意欲如彼卽有彼例

哉且頭緒紛紜冊檔充棟司官有時而忽堂官何由而知日

見處分究竟弊不可除徒煩章奏臣請

皇上勅下吏部查從前諸例何件係請

旨欽定者何件係部院科道條陳准行者彙集一冊其餘吏部

日行之事不得槩引爲例堂官一覽可悉則弊端不禁自清

臣更請此後

皇上或見事重例輕事輕例重出自

睿裁改正者奉有着爲例之

旨則該部入冊遵行未奉着爲例之

旨該部仍照舊例行庶規模畫一可便遵守矣如果臣言不謬

伏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禮文 三
請免山西買牛疏

題為買牛為晉省大累伏祈

勅部查照舊例以甦民困事臣查太常寺衙門收果聖言不
郊祀歲用犧牛舊例即係在京牛戶估價市買於順治十六年
間該管官役希圖出差突稱山西牛賤委官採買當日此官
一出閭井騷然禮部知其屬民題定不許再差行令本省每
年春秋買解牛二百隻事偶出於一時害遂歸於百姓各州
縣於春月耕種之時查取民間牛隻一次於秋月收穫之時
查取民間牛隻一次差役下鄉指無指有民累於票催送牛
到縣或舍或留民累於官驗解府有費不費則肥瘦推敲解
司有費不費則大小批駁且長途有倒斃之虞計日有草料
之用臣思百姓所恃耕田以活命者惟牛如此既奪之牛復

加之費雖云發價鄉愚何知其苦不堪殫述夫別省豈無牛
隻何為獨派一方京城豈無牛隻何必遠催解送例既非舊
事且不均臣恭讀

上諭有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必如何而後得遂其生計之

旨臣謂即此一事之弊其害無窮則亦致民失業之一端也伏
祈

勅下該部查照太常寺衙門

郊祀牛隻當日錢糧原領何項買辦原屬何官仍照舊例遵行
庶晉省窮民不致有偏苦之歎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卹典疏

李之芳

題為縣丞死節堪矜謹請優卹以勵忠誠事該臣看得金華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府之武義縣逼近處州臣先據塘報逆賊突犯追奪縣官印
信情形業經密疏題報隨據金衢道詳稱據署武義縣事蘭
谿縣縣丞徐喆生母梁氏呈控伊子徐喆殉難自縊當批布
政司確查去後茲據詳覆前來臣查康熙十三年六月二十
日賊臨武義防守逆弁把總張奇章從叛內應署縣事蘭谿
縣丞徐喆衆寡不敵被擄奪印又欲逼降本官矢忠絕食於
七月初三日忠憤自縊念此末員乃能通曉大義拒賊不屈
捐生殉難誠為可憫相應無題請優卹以慰忠魂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請復督撫巡歷地方疏

吳興

題為請復督撫巡歷地方以責成察吏安民之實效事竊臣

七年縣吏四載銓曹承

恩內升荐歷卿寺茲復蒙

皇上特賜簡拔擢授今職又蒙閣臣傳奉

天語丁寧教戒藹若家庭顧臣何人受

知若此敢不竭盡微誠勉副風紀以圖報

高厚於萬一竊惟國家之大本繫乎民而民生之大命繫乎吏

所謂察吏以安民乃當今第一急務也然天下之事循名貴

乎責實而百聞不如一見我

皇上明燭四海思周萬務於凡中外諸臣缺出及差遣任使猶

御門引見親定取舍近因謁

陵告成尚且巡行邊塞詢問疾苦特加軫恤豈好勞哉凡以期

於真知灼見綜核名實而已夫督撫之在地方受

皇上察吏安民之寄者也每事當體察之至誠式受
皇上真知灼見綜核名實之意而後不負厥職乃今功令督撫
於

命下之日卽不許見客而一方之民情土俗鮮有聞矣到任之
後守令不得參謁上官而屬員之年貌才力無由識矣塞聰
閉明深居省會凡有舉劾不過據道府之揭報憑胥役之訪
聞耳據道府之揭報則道府或各任其愛憎憑胥役之訪聞
則胥役亦自行其毀譽故真者未必揭而揭者未必真實者
不盡聞而聞者不盡實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
愈增雖多由不肖督撫之縱欲庇貪錮蔽成習而其間一二
賢者亦未見有攬轡澄清之實則亦由巡歷久停見知有所
不及而上下相蒙故耳今我

皇上於督撫員缺業已慎簡而委任之矣旣托之以揚清激濁
之權宜使盡其廣視遠聽之道况自軍興以來吏道甚雜民
困多端今當海宇蕩定之時正澄敘官方之日請亟

勅令直省各督撫於所屬地方親身巡歷體驗民隱採訪輿情
凡所舉劾務期間見不爽名實相符以仰副

皇上察吏安民至意夫如是而猶有大姦漏網巨蠹未除則非
該督撫之徇私溺職卽其真頑不靈也白簡斯在孰敢寬之
而或者謂督撫巡歷郡邑地方勞苦不得休息臣竊以爲不
然夫地方之苦樂視督撫之賢不肖何如耳使其賢也則必
能絕送迎却供應減從星言過而不擾也使其不肖也則雖
高卧會城而暮夜之餽遺踵至卽閭閻之雞犬不寧矣尚何
休息之有焉臣從責成察吏安民之實效起見字多逾額伏

乞
睿鑒施行
請復巡撫道員管兵疏
題為請復巡撫道員管兵之制酌裁提督增設總兵以爲久安長治之規事
竊惟天下之大猶一人之身也必文武合一互相維持然後呼應靈而得臂指之用冠履正而無倒置之虞自文武分而巡撫道員無一旅之衛提督總兵俱各建高牙擁重兵平日剝軍剋餉縱軍虐民人莫誰何及一方有事環視而起爭先助逆者類皆提督總兵也而撫臣如馬雄鎮道臣如陳啓泰輩雖懷忠義之心空拳莫施惟有從容殉難自成節烈而已向使各有兵馬之任調度之權則必能奮其闔門死義之勇而效命疆場矣豈但束手以徒死哉今海

字賴我

皇上神謀乾斷將數十年積重難返之隱憂一旦廓清而底定之臣竊謂宜及此時亟復舊制使巡撫道員仍各管兵將不緊要省分提督酌量裁去而卽以所裁之將與兵歸隸巡撫道員標下將各處總兵增設員數而卽以一鎮之兵酌量分爲數鎮以聽總督巡撫提調節度在平時則力小勢分旣不生鷹揚跋扈之心遇有事則頤指氣使又絕無尾大不掉之患於以善後銷萌久安長治道在是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施行

請免車牛疏

劉嗣美

題爲晉民凋殘已極車牛苦累難堪仰祈

聖明急賜軫恤以培國本事竊惟國以民爲本民以農爲業農

以牛爲賴晉自姜逆亂後連年水雹災蝗車牛十去八九卽
有一二養牛者率皆典衣鬻產爲剜肉醫瘡之計臣奉

命以來日切飲冰其於地方利病殫心竭力急爲興除訊知車

牛一事久爲晉中大害臣初抵省百姓啼泣而告道府州縣

接踵而申臣批閱之下痛心疾首躊躇數次然所見未確又

不敢輕以入臣告茲巡歷潞安平陽兩府經過地方遍爲諮詢則百姓剝膚

呻吟之苦實不忍見臣安敢不爲

皇上陳也晉爲京右通衢從京去陝西與入京必假之途凡喇

嘛差官滿洲家口經過需用牛車前行一到作威張勢恐嚇

官吏而驛站苦無車牛地方官明知大爲民害只得忍心不

論多寡悉取諸百姓然以村居愚民當此悍禦之勢俯首任

其魚肉不敢側視除一牛之外索取幫牛三隻又有折乾等

弊以及穩車下車之需稍不如意鞭撻車夫力筆其牛損壞

其車并搜其乾糧盤費若前驛略不齊備又行越站於是車

壞牛斃夫致凍餓而死者不可勝數且有司懼其克鋒一聞

風聲只得預爲催拿勿論春耕秋斂百姓必棄農務忙備車

牛裹糧奔趨終日久候不敢少離耕收旣失其時饑寒自迫

於身民一當此差身家立時破敗臣思驛馬乃額設有正項

錢糧

皇上聖明洪恩疲驛尚恐累及小民悉令官養一切幫貼多索

等弊屢奉

旨申飭况此車牛乃百姓所恃以爲養生之原又無額設銀兩

及銷算欸項不過假借於民者耳豈忍使凋殘已極之民而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七 藝文

大

大

大

受此荼毒無告之苦也且目今六七八九四年錢糧一時竝徵急如星火百姓輸納正苦不支倘此弊相沿不除竊恐人逃地荒賦稅將何賴也臣從國計民生起見兼之道府詳呈察查得確謹據實入心累及心只悉令官養一四告伏乞

皇上勅下酌議解此倒懸喇嘛家口應何禁治百姓車牛應何

軫恤庶民累稍寬而農業有賴矣其却謝與自

題為晉疆有實荒之地晉民苦追荒之艱謹據實上聞仰祈

聖裁事竊惟國家理財之道莫若清賦治國之籌莫若安民臣自涖晉以來肩茲重寄無日不以國計民生鯁鯁為慮者臣

於九月內入境到任民間有為逃絕有為除荒為蝗災之事

環臣馬首擁臣衙門呼泣籲告無日無之於是簡查案籍舊

欠甚多臣不勝駭然當即牌行各司府州縣嚴催速令完解

併檄確查荒地後隨據布政司左布政使孫某冊報除節

年開墾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八頃三十三畝外實在荒地七

萬五千七百三十四頃一十八畝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晉省

地瘠山磽土薄石廣其為平壤腴沃者僅可十之三四耳攷

其賦稅歲輸銀二百三十八萬五千六百有奇又本色糧三

萬六千七百餘石均徭丁銀五十七萬六千餘兩而民衛屯

糧猶不與焉以山右瘠薄偏隅之地糧數如此較之他省土

厚界廣者賦實重已逮明末苛徵逆闖蹂虐之後瘡痍未起

生聚蕭條前撫臣馬疏請豁荒未邀

俞允暨今熟荒竝徵而熟者猶完荒者仍欠擁此紙上之金錢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一
無裨實濟徒滋吏胥之索求反為混淆是荒者不能完而熟者又為荒累矣窮民莫支轉而為盜為寇黨羽輩未必不為饑困所迫而附合之也雖曰馘斬蕩平然屍橫草野血流如河青燐白骨堪傷見聞輒思我之賦稅雖收北徠之賦皆土皇上如天之仁齊豫諸省已需蠲除矣臣聞事君之道要在勿欺晉省如此荒地臣匿不以聞是以欺也前撫臣馬之先申朝紀及臣疏請總為封疆起見軫恤民瘼實無他腸懇祈大需正千七百三十四畝一十八兩善因隆臣疏請晉省晉省仁恩勅部覆核將晉省地七萬五千七百三十四頃零議請上裁或賜蠲豁荒糧或蒙別賜定奪庶熟糧得以易完賦稅得以清楚民生安而臣當明申谷同秋賦課額數令矣臣國計裕治亂之關非淺鮮矣言無日無之臣是釐查案議書

恒山祀典疏
題為祀典係治統道統攸關恭請由再懇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以慰人心事其一北嶽之祀典當議禮記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隨

郊祀地壇見嶽鎮海瀆皆於方澤配祭正與禮記相符書言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註謂恒山也攷廣輿記大同府渾源州有恒山水經曰元嶽其山高接雲漢懸崖峭壁誠域中奧區也後俗傳恒嶽之石飛至正定曲陽縣詫為神奇遂移祀曲陽夫渾源恒山表自唐虞允為北方重鎮是稱北嶽乃歷代建祀駕言飛石實為荒唐不經載考石晉以山雲與契丹渾源不在版圖迄宋亦未混一仍祀曲陽亦因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渾源於四嶽為正北曲陽稍在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一
其東臨晉沁宜夫巽式五...
國家建都於燕曲陽在...
神京之北為...
神京之南渾源在...
神京之北為...
國家屏藩且其洞巖聳邃信神靈之所窟宅禔國庇民莫大
於此既稱北嶽而禋祀弗及允為缺典况我...
朝統一華夏版圖益越前代不祀渾源而祀曲陽似為未協
伏乞...
睿鑒勅部酌議釐正以明大一統之義於治理實有賴焉

請蠲荒地逃丁錢糧疏事其一...
題為晉省荒亡有據錢糧追徵無由再懇

睿慈勅部酌議急施調濟之術以援殘黎之厄事竊惟地賦丁
糧乃軍國急需凡屬臣工孰敢怠玩但賦由地輸而糧由丁
納如地土荒蕪則賦稅自缺人丁逃亡則錢糧自減然地土
之荒蕪正由人丁逃亡無人耕種故也倘地土已荒而責令
熟地照額攤賠人丁已逃而責令見丁代為包納不但羣黎
之皮骨不足以代荒亡者之敲扑將來必致見丁亦逃熟地
亦荒

國課愈致匱詘矣此不易之理也故屢奉
嚴禁不許以熟包荒以存代亡仰見

皇上已洞悉民隱深知包荒代亡之厲政有損於

國計民生也

臣

查晉省州縣多處山谷之中民鮮素封地多

砂磧南逼諸河有浸塌之虞北鄰沙漠有風霾之患素稱疲
敝之省年來兵燹頻仍又兼災禔屢見小民叠遭荼毒殺戮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七 藝文 三
他徙及饑困死亡者十去其六七僅存三四分之殘黎人丁
既少地土自荒地土既荒均徭自缺故前撫臣陳應泰仰遵
清理之
恩綸檄行確查清出荒地亡丁既會疏具題請豁非不知有虧
國賦實出於情勢之不得已也及奉

旨勅部議覆而部臣以不能裕
國議令照舊徵收殘黎聞之哀聲遍野臣涖任之初據各州
縣之申訴情甚迫切案積如山繼而各處羣黎扶老攜幼泣
懇盈庭咸稱有六畝熟地責令包賠三四畝之荒賦有一人
見存責令代納三四丁之亡糧奄奄殘喘自顧不贍焉能代
賠大悖不許包荒代亡之人丁若若不亟請除豁將來壯者必至俱竄他鄉老者必至俱填溝

壑哀聲痛楚令人酸鼻臣視之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誠有
鄭圖難繪者臣俱宣布

皇上愛民至意婉言慰諭令其歸業一面密行查訪仍嚴飭各
州縣不得借端朦隱妄冀蠲免勒令將節年逋欠錢糧仍行
督徵去後及今備知荒亡之真包賠之苦催科之難敲扑之
慘臣始食不下咽矣正擬懇切入

告爲此三晉劇苦之災黎請命適准部咨該左布政使彭有
義以輯瑞之時卽侃侃具疏誠一字一血不勝脛切部臣議
覆仍

勅臣遵照前
旨將地丁逐一清理俟題報之日以憑議覆奉有依議之
旨備行到臣仰見我

營求事竊臣一介迂儒四年外吏蒙禁黜隨以重貶文以息
皇上不遺封菲拔置臺班臣聖德難酌愚誠思竭伏見我
皇上舉賢用能知人善任羣策羣力成例不拘故督撫仰體
上意於州縣中廉能竝著者亦往往破格請調以示鼓舞意非
不美事非不善而沿習既久弊端遂生有秉公而調者卽有
徇私而調者在州縣求調之弊大約有三一曰希圖美缺也
一曰規避衝地也一曰預爲卓薦之基也在督撫濫調之弊
大約亦有三一曰曲徇請託也一曰公行賄賂也一曰引用
心腹之人也然而皆借整飭地方爲名簡拔賢能爲說既不
拘歷俸之淺深復不論參罰之有無巧爲朦朧竟成捷徑幸
而得計魍魎爲之公行不幸而敗露遠適爲之駭異卽如原

安徽巡撫李鈞調桐城縣知縣錢啓鰲一案指桐城縣之繁
以爲簡指休寧縣之簡以爲繁近日山西大寧縣知縣許晉
賄調被參一案先圖夏縣繼圖介休縣手本開銀至一萬數
千兩之多其他調繁之員如調歷城縣之管承寵調南昌縣
之王廷對等或以貪婪敗或以虧空叅若不將濫調之例永
禁長此安窮且營求得調之員其貪酷必甚或前任之錢糧
未清或上司之酌謝未足雖欲不侵用庫帑剝削民財其勢
有所不能上旣蠹

國下又害民如是者宜禁且他員卽有不肖猶畏上司覺察
若不肖之員一經調繁則督撫司道皆其護身之符也亦復
何所忌憚如是者宜禁且一人調繁得計通省州縣必皆探
其獻媚之方人心不靜奔競成風如是者宜禁且小州縣調

繁得計大州縣必皆尋一自固之術人情不安行止易壞如是者宜禁查調補舊例原為江南浙江等七省中錢糧難徵之一百一十餘縣而設又邊遠煙瘴地方必調補熟悉風土之員臣請嗣後除舊例宜調者仍照舊題明調補外其餘一槩不准濫調且嚴定督撫違例處分則妄念既息而吏治自清其或真有要地需才本官果不相宜者許該督撫明白奏請具批交部且營求督撫之員其貪鄙不才者亦宜請

皇上照山陝例揀選好官補用則至公無私官方澄而民生永賴矣緣係條陳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題為行取考選已有新例敬陳未盡末議以襄大典事欽惟我

皇上行政用人至明至當近日考選科道開列部郎翰林斷自聖裁而行取知縣之引

特旨以額外主事用此誠

皇上立賢無方之盛意也但

特恩出於一時而定例垂於永久臣查行取考選新例內有未經聲明者有稍可推廣者有尚不盡一者一得之見請為我

皇上陳之夫未經聲明者如知縣行取宜有定期是也舊例科道員缺吏部請

旨行取各省知縣聽候考選今九卿會覆之新例行取知縣俱

以主事用矣則考選科道時自不行取知縣而知縣之行取當在何日乎此處竝未議及臣請嗣後將正途出身知縣論俸行取之處或定爲二年一次或三年一次每省照尊異例額定名數吏部按年請臣尚不畫一各一爲之具請臣好旨遵行庶大典昭然而小臣倍加鼓舞矣至於例之稍可推廣者則同知知州亦應行取是也舊例同知知州輪班內陞員外惟不得與行取考選之列今知縣應陞主事可以行取主事乃同知知州應陞員外似亦可以行取員外况新臺臣陳勲鄭恂俱由知州陞任員外現蒙

皇上選用則嗣後正途出身之同知知州與正途出身之知縣各照資俸一體行取庶人材輩出而選擇愈可足用矣若夫例之尚不畫一者以知縣行取既不由督撫保舉而京官考

選例內猶有照三十六年三十九年之例令堂官保送等語則是同一事也而外官一例京官又一例矣且考選一途若必藉堂官保送則平日之交結與臨時之營謀在所難免將見臺垣建言之臣無一非部院門下之士是保送實便於樹恩而各衙門之弊端回護瞻徇誰與發覺乎臣請嗣後遇有科道員缺吏部請

旨後將正途出身之部屬與翰林竝由正途知縣陞任之中行評博等官一體論俸開列聽候考選庶恩皆出自

皇上而奔競之妄念可息矣臣因行取考選關係甚大故敢冒昧陳詞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

乞休致疏

奏為微臣病衰日深懇

恩解退以重機務事竊臣山右庸材荷蒙

聖祖仁皇帝數十年豢養之恩自縣令洊歷尚書恭逢

皇上御極屢叨聖命臣因臣頑劣難圖臣其大效臣冒

聖眷遂授臣大學士之職位重才疎撫心慚悚所自矢者惟此

樸誠臣念朝夕冰兢冀以稍報臣由臣致味臣對臣之中臣

高深於萬臣不意雍正四年五月間在閣辦事忽覺左手沉重

兩足無力有類癱瘓之症延醫調治雖覺稍愈然必扶人倚

杖始能行走曾將臣服官始末及致疾根由繕摺具奏復蒙

天語慰諭臣於後頃平日之交辭與朝朝之贊臣其德臣深

寵賜頻頒聞臣而快臣一誠臣宮臣又臣一誠臣矣且臣等臣一誠臣苦

命之下感激涕零自念起跡單寒品秩逾分暮年抱病理合退

休但以受臣策臣一百八十八

恩深重毫無報稱是用扶衰供職又將二載無如年近八旬血

氣日耗今年入春以來舊疾加甚頭暈目昏兼以重聽夙夜

思維實增惶悚伏念靖共匪懈者乃人臣服官之大義物皆

戀主恩未報而思歸固臣之所不忍言也而度德量力者尤

人臣敬事之小心蚤豈負山年逾衰而曠位又臣之所不敢

出也况機務重大又非他職可比倘有貽誤關係匪輕不得

已仰懇

皇上俯鑒愚忱准臣告退回籍調理俾臣得與農人野老共荷

昇平則草野之餘生皆

聖朝之賜矣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無任懇切惶恐之至伏乞

睿鑒施行

